苏州河更亲了

叶 辛

越洗越脏的苏州河水

一天，友人来家中小坐，见我在稿纸上写下这个醒目的小文题目，便善意地提醒道：“你这是要写苏州河更‘清’了吧！确实，这些年来，苏州河经过动大手术般的治理，比过去清澈多了。”

我微笑着向他点头，感谢他的提醒。不过，我要写的确是“苏州河更亲了”。

我对苏州河是有感情的。可能是从小听到了很多关于苏州的故事，当时对从没有去过的苏州充满了向往，我觉得上海最美的河流名字便是苏州河。至于流贯市区的这条河为什么不叫上海河，而称作苏州河，我却从没有想过。

只可惜这条河太脏了。弄堂里喜欢游泳的小伙子从苏州河游回来，立马拿一根管子接自来水往自己的身上使劲地冲，一边冲还一边说：“太脏了，太脏了！没去上大学前，我跳进苏州河游泳，回来抹干身子就能穿衣裳。现在脏成了这样，再不能下水了。”

他说的是实话。小时候，年年夏天，苏州河里都有人下去游泳，一年四季，总还有人坐在岸边垂钓呢！可见，苏州河水在那个年代还算澄净的。

但到我读中学的时候，苏州河的河水已有一股腥臭味。每到变天时节，这股腥臭味就会在河面上浮起弥散。水质也变得黏稠污秽，尤其是在桥墩边的角落里，简直是不堪入目。

越唱越苦的船家小调

不过我还是会习惯性地走近苏州河边，有时候站在岸边，有时候走上桥头，朝着河流两边眺望。我在20年前出版的《来世人生》中写道：“每当黄昏和清晨，只要空闲，我总是走上五分钟路，到苏州河边去看船民们的生活。对我来说，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看得出船民们是贫困的，他们在小船上煮饭，擦舱板，喝水。即便坐在乌篷下喝酒哼小调，他们小桌上的下酒菜也是极简单的。”

回家和母亲说起这一场景，她往往专注地听完，只说一个字：“苦。”被完全不同于城市生活的形态所吸引，我仍然喜欢到苏州河畔去。中学里有一个同学，他家就在苏州河边。在当“逍遥派”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同学，差不多天天晚饭后都到他家去聊天，议论着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当我坐在藤椅上时，愕然发现，这位同学家的阳台又大又宽敞，几乎连接着二三十米的苏州河岸。回家路上，另一个同学悄悄地告诉我：“聊天时你千万别讲到他家的阳台大。他们家啊，在1949年之前，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粪霸’。周围弄堂里的粪车，装满了后通通运到苏州河边的‘粪码头’上来，而后倾倒进停泊在码头边的粪船上，最后再运到江浙两省的农村里去。”哇，原来是这样！了解情况的同学更提醒说：“看来我们去乘凉的阳台，就是当年的‘粪码头’。”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到这位同学家去了。

徐匡迪：苏州河要能钓起食用鱼

上世纪80年代，苏州河的污染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记得是个秋冬时节，我从贵州回上海来探亲，看到家中一长排窗户紧闭，习惯性地打开窗户通风透气。瞬间，从苏州河面上飘散过来的腥臭空气扑面而来，急得母亲连声催我：“快关窗户！”又说道：“苏州河的污染已经影响到河两岸的空气质量，周围弄堂里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呼吁赶快治理呢。”

是啊，自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喘息的机会，国际游资看好上海这块空地，纷纷投资上海的工业。光是苏州河两岸，就开设了7000多家大大小小的工厂。

在七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片面地追求产出和利润，所有工厂的废水、废渣、废料通通往苏州河河道内倾倒。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每年要发的大水会把废物冲走，从而忽视了污染危害的严重性，以至于苏州河也像塞纳河、泰晤士河一样，重蹈了欧洲河流工业污染的覆辙。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州河的污水治理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当苏州河污染治理总指挥把从苏州河河床挖出的淤泥加工出来的烟灰缸、笔架、砚台带到人代会上，向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展示时，在场的人争相围观，都觉得苏州河有救了。

时任市长徐匡迪到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时，用兴奋的语气宣告：“经过初期治理，苏州河基本上消除了恶臭。”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他又向委员们展示带进会场的敞口瓶子，指着澄净的瓶水里游弋的几条小鱼说：“治污指挥部把苏州河里抓到的小鱼送进我的办公室里时，特地向我申明，苏州河里又重现小鱼了。我们的目标是，从苏州河里又能钓起人民食用的鱼！”这当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目标。

抚今追昔，苏州河更亲了

又是二十年过去了，苏州河市区段已然成为赏心悦目的景观河道。无论是微风拂煦的清晨，还是霓虹灯闪烁的夜晚，苏州河的两岸已成为上海人喜欢徜徉于其间的大道。走在不同路段的上海人，都能在景观道上找到自己放松心情的一角。

每当路过当年老房子附近的苏河湾，我总会想起，上海开埠之初，因为城市的规模还不完善，临到周末，忙忙碌碌的上海人总会坐上小船和火轮，沿着吴淞江赶到苏州去逛街游乐，满足口福。故而，通往苏州去的吴淞江，习惯地被上海人称作“苏州河”。市区里的这一河段，渐渐地也没人叫吴淞江了，苏州河的名声却越叫越响亮了。到如今，上海的娱乐场所、食肆酒楼之繁华，早已大大超过了苏州，但苏州河的名称，却永远地留在了上海。

抚今追昔，是不是可以说“苏州河更亲了”？

东大名路的经典建筑

童孟侯

1

上海的东大名路有家海员医院，它可是上海不多的“涉外”医院。上海港来来往往这么多外轮，到港下地这么多国际海员，他们既有小毛小病，也有重症急症，于是，都被送到这家有特色的专业的海员医院去。

这里设有专业的国际海员门诊部和国际海员住院部，4000多个外国海员曾经在这里住过院，得到了特别的照顾和治疗。

很多年前，我到海员医院看望英国船长菲尔丁，他的腰部痒得难受，一粒一粒的小泡。皮肤科主任为菲尔丁配了足够的药，说：你患的叫带状疱疹，如果当天发现当天就诊，两三天就能治好了。菲尔丁问：童先生，我就诊的这家医院是我们英国人亨利·雷士德建造的吧？

我暗暗诧异：不会吧？会不会是菲尔丁和我套近乎？

2

我去查资料。果然，海员医院的建筑正是英国建筑师亨利·雷士德出资建造的。那是一百多年前，英国小伙子雷士德跨洋过海来到上海，他先是在工部局任职，后来自己开办了德和洋行，再后来，他就开始兼做房地产生意了。

从此，他深深爱上这个“滩”，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逝世后遗体也安放在上海静安公墓。

雷士德是建筑师、房产商，也是慈善家，他在上海捐资建造了不少项目：有雷士德医学研究院、雷士德医院大楼、嘉兴路礼拜堂、上海聋哑人学校……还有，就是海员医院的前身：雷士德工学院。

雷士德本人是建筑师，建筑一门当然是内行。他反复考察，不断比较，精心选址，最后终于定在东长治路505号。设计图是他的德和洋行设计的。建筑占地面积达到上万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

俯瞰雷士德工学院，就会呈现出一个大写的Y，中间为入口(五层楼)，尖券门廊，顶部为穹顶塔楼，一条道直通楼房的底部，两侧则对称展开(四层楼)，灵动而又气派。

建筑的窗间墙饰为竖向线条装饰，伸出的女儿墙折线起伏，并有装饰图案。不仅是窗间墙饰，还有很多建筑构件采用了齿轮、角尺、天平、显微镜等机械和科学仪器图案，它是装饰图案和建筑功能严密结合的合理设计，颇有文艺气息。

如今，把雷士德工学院称为“北外滩最美老建筑”毫不为过。

3

1934年，雷士德工学院，这所土木工程类私立大学正式开学，院里设有建筑系、土木工程系、机械电器工程系等。雷士德认定，学院以培养工程师和建筑家为目标。招收的学子基本上是男生，执教的名师基本上是从英国本土请来。

学生的校服是量身定制的：上身是藏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配以深紫红的领带，下身统一的灰色法兰绒长裤，脚上穿黑色皮鞋。

授课的英国籍教授全程用英语授课。教授并不下发什么教材和课本，只有口述演讲。学生上课非常紧张，一边上课一边记笔记，记下来的笔记便是学习教材了。

除了课堂授课之外，还有两个半天，学生必须到车间去实习，到实验室做实验。这两项离开课堂的实习并不轻松，不仅要完成指导老师布置的任务，还要培养动手能力，撰写实习报告。

雷士德工学院虽然是贵族式的教学环境，是绅士式的管理，但是学生大多数来自平民家庭，不是“富二代”，更不收纨绔子弟。

雷士德工学院除了注重教学质量，还十分重视礼貌礼仪。有两个学生下课后在走廊上大声交谈，正好被英国校长李赉博看到，他立刻通过广播训示学生。从此，这个工学院静悄悄的，再也没有什么嘈杂的声音，只有读书声、讲课声、讨论声。

雷士德工学院是当年上海除了交通大学，唯一可以和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抗衡的大学，它是地地道道的名列前茅的上海大学里的名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

4

令人遗憾的是工学院只开办了十年。1944年战火纷飞，工学院被日本海军占领了，学校停办，老师失业，学生被驱赶。

一直到八年抗战结束，这里才被改为另外一所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这所赫赫有名的“商专”被称为“中国航海家的摇篮”，培养了多少中国自己出色的航海家和水运管理专家！

我国航运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海员的医疗问题一直不能像“吴淞商专”那样同步跟上。船舶是流动分散，在港时间很短，很多海员生老病残，无医无药，只能耽误了。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要切实解决海员得病之后的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切实为海员当好后勤，关注他们的冷暖饱饿。

1955年1月22日，中国航运业的龙头老大上海海运局决定：把原来的“吴淞商专”所在地的雷士德工学院改为上海海员医院。

用具体务工人员的称呼来命名医院，这在中国闻所未闻。我们听说过邮电医院，没听说过“邮递员医院”；我们听说过煤矿医院，没听说过“矿工医院”，可见当时对广大海员的重视。

新成立的上海海员医院职工总数达到122人，病床有100张。到了1973年，海员医院已经有了14个科室。船员出国体检、换证体检、港澳外籍人士婚前体检，都在这里。医院的特需中心是上海市设立在医院内的唯一涉外体检部门。

应该说，把原来的雷士德工学院改成海员医院，是符合雷士德先生遗愿的，他一生关注中国平民百姓的看病治病问题，建造过医院，捐资过其他医院。

5

1926年，雷士德病入膏肓，他嘱咐：我的钱是在中国赚的，我要把绝大部分财产留给中国人。

他说到做到，立刻筹建了雷士德基金会，立刻拿出一部分钱赠送给虹口华德路12号的圣路加医院，送给忆定盘路(现江苏路)的中国盲人院，送给老城厢董家渡的穷苦小姊妹会，送给虹口的黄包车夫会，还送给南市精神病院……

雷士德基金会总部现在设在伦敦。从1975年起，基金开始按照助学模式来运作，资助对象很专一：为留学英国的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建筑学、医药学、计算机发展和机械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以及水平更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申请人必须作出承诺，学成后返回中国，将所学的知识和技术“有益于中国”。

雷士德工学院所在的东大名路，现在是北外滩。2020年，北外滩的新规划轮廓清晰了，这个不老也不新的地方，要和外滩(老的)、陆家嘴(新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建上海的“黄金三角”。这个航运服务的集聚区将被建设成企业总部基地、航运要素集聚中心、国际邮轮客运中心和口岸服务中心，让这里真正成为上海“五个中心”里的航运中心！

北外滩的新规划还没有公布的数年前，海员医院得到上级通知：停业。

雷士德所建雷士德工学院旧址，1994年已经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既然如此，这份遗产谁都不能动弹它。再说它的地理位置这么优异，整栋建筑这么赏心悦目，历史这么悠久……

今后，这个矗立在东大名路的优秀历史建筑会派什么用？开设博物馆？变成艺术展览馆？重新开一家医院？还是恢复工学院……相关部门没有透露一点信息。

秋韵(国画)
绘画 龚汉平

文苑
主编 孟好转
编辑 林汝恺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有感于微信

管继平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虽是传统的经验之谈，但如今看来已十分老套，尤其后一句，是比较繁笨的一种检验手法。说它繁笨，至少得花两项成本：首先，需要“日久”，是一年半载，还是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实在没个准，此乃时间成本；其次，仅时间久若你不与之交往，那也不行，还是见不得“人心”，非得经常诗酒风流或一起切磋共事，方可慢慢略知一二，此乃交际成本也。两项成本叠加，待真正认清一个人之面目，或许悔时晚矣。人生几何，谁也不能太苛求，关键是把握分寸，学会放手。如今时间有限，再用这般笨办法，恐怕谁也耗不起了。

微信的发明，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下子变得可以速成。但这“速成”的事，还真算不上是件“好事”，正如我们过去的散养鸡，皆须慢慢培育，后来要赶时间了，讲究“速成”了，则弄出了饲料喂养鸡。它的优越性是时间短，成本低、见效快，缺点是营养低、味觉差。然而，在今天这种一切都以求发展、重利益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是喜欢慢下来细细体会“味觉”的呢？

所以，伟大的微信终于应运而生。自从有了微信，“马力”的问题暂且不去管它，但“人心”的事，至少可以看出个大概了。

我一直认为：要认识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只需看看他(她)的朋友圈微信好了。譬如说，公司要招聘一位新员工，合作要选一位新伙伴，或者，某某要谈一个新对象……在把握不准、拿捏不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更好科学先进的方法，最简便易行的，不妨先研究一下他发的微信圈内容，稍稍浏览数页，没准就会看出端倪。因为微信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交游，透露出一个人的口味，泄漏出一个人的心境。它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你真实的物象。如果你今天的心情阳光美好，那么笔下的图文必定喜悦灿烂；如果你这天恰好似一只“愤怒的小鸟”，那么下笔难免会有怨愤。再有，微信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作派，有的人一天几十条，微信做得比工作还上心；有的人一月三五条，很少有什么事让他动心；有的人定位明确，总是做几个专项；有的人杂乱无章，东抡一棒西戳一枪……所以，就我所见的圈里，真是应有尽有，有专门熬熬鸡汤、抄抄文章的，有天天旅游卖萌、总把国外当故乡的，有时发图吆喝，好像自己是所有人的供应商……微信圈还真像一个大卖场，人人都在吆喝自己的货色，人人都在毫无目的地浏览，又很少能看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虽然碍于情面，但还得不失时机地礼节性夸赞一下人家的货色。

虽然我对微信也有所参与，但肯定算不上是一个“微信控”。有的人热衷于加微信、发微信，几乎到了见着人就加、见着事就发的地步。而我对于加微信，基本处于“不主动、不拒绝”状态，即不率先主动提出，尤其是对方地位高、名气大的人。但遇朋友主动加我也不拒绝。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前者对美女例外，后者对推销员例外。至于发微信，我同样也不积极，有的人每天能发二三十条，他一天就抵上我半年的量。我的看远多过我的“晒”，偶尔发一下，既不陷入，也不隔膜，宁缺毋滥而已。尽管如此，但每天对微信的依赖仍是不可避免，沟通联系之余，总会忍不住看看江湖上的风情。以前没微信倒也罢了，既然有了，而且也参与了，就没有理由不周旋其中。微信圈里的大小诸事，你也不可能一概不闻不问吧。比如张家的儿子考试得满分了，李家的外婆健康又长寿了，赵家的房间装修一新了……看到了，能不踊跃献花吗？还有，朋友的作品获奖了，朋友的文章发表了，朋友的派对圆满了……看到了，能不奋勇点赞吗？过去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从未混过江湖，故也了无心得，如今有了微信，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老话的真谛！微信圈其实就是一个江湖圈，我们置身圈内，就自然会生出许多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干的事。

朋友圈里的点赞，有的是赞赏，有的是认同，但更多的只是一种问候和致意。有的朋友多时未见，恰巧在微信圈里狭路相逢，打个招呼，脱帽致意一下，自是必要。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因为问候致意总归是互相的。但遇上每天狂发的圈友，若无特别的共鸣，频频脱帽，似也过于冗繁。就好比老外走在他们的乡镇，难得遇见一个路人，不管熟识与否，总要热情地招呼。若是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熙来攘往，如果每位都要问候，定将不胜其烦。话虽如此，不过点赞之中还是颇有学问，有的人光看不点，惜赞如金，似也过于冷漠；有的人不问青红皂白，逢人就点，见图就赞，似又失之太滥；还有的人在圈里光顾着看美女，只要美女发图都会倾情应赞，其他则一概懒于敷衍，给人也有“轻骨头”之嫌。殊不知讨好群芳，往往具有一定之风险，绝非多多益善，有时你想让众人满意，偏偏惹得众怒，里外都不是人。另外，还有一种人在圈里点赞，采取“远交近攻”之策略，即对于稍有距离、并不搭界的圈友，他反而大度，不吝赞赏，而对于比较亲近熟悉的朋友，则常常王顾左右、视而不见。大概他觉得熟友间点赞与否皆无妨，不必过于客套也……总之，点赞事小，牵涉的社交面却很大，个中之分寸极难把握，许多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我想这中间必定也有我。

不过，相比于点赞还有更令人头痛的，就是好友让你转发。有的是广告，有的是介绍——其实，还是广告。按理，转发一下举手之劳，毫无所费，何乐不为？但对于一个十天半月都不喜欢发一条微信的人来说，转发就有点为难了。曾经有一位圈友，其实并非很熟，点赞之交而已，但有次发个什么内容让我转发，尽管其内容不坏，能量也属正的，只是我素无转发之习惯，自然他的要求未能实现。因我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为他破例。结果，正像鲁迅那句打油诗所写“从此翻脸不理我”，我也只能按鲁迅诗的最末一句“不知何故兮——由他去吧”来释然了。

虽然，微信的存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社交，使彼此不用过多的交往，便可坐观其成。但它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过于简单和直捷，失却了一大片的缓冲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痛苦的是有的并不是“知己”，也一样要成为“比邻”。其实即便是“知己”，也有不愿共享的时候。而在微信的平台上，还有间接窥知的问题令人防不胜防。譬如你和某些朋友吃了饭，虽然不是什么隐秘的事，但也不存在欲告之天下而后快的愿望。可偏偏餐桌上的另一位朋友，可能觉得这顿饭意义重大，不亚于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荣耀，于是就在他的朋友圈里全民皆知了。须知朋友圈也是互相交叉的，一不留神也就“感染交叉”了。所以自从微信的“雪球”越滚越大，在朋友圈内推诿说谎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包括那些“善意的谎言”。有时你在非常努力地吹泡泡，但实在不知身后会有谁，冷不防就轻易地给你将泡泡捅破了。我就认识一对恋人，男方图省事，常常把在外的应酬，轻描淡写地简单化预报，结果女方从第三方的微信窥知——原来餐桌上还有未经预告的女生，原来餐后还有卡拉OK的余兴，结果皆成为“不诚实”之罪状……呵呵，都是微信惹的祸。

微信的平台上，所有活动都叫“晒”，晒才艺晒心情晒交游晒胃口……反正晒什么的都有，但是你晒的同时也晒出了自己的本性：有自以为是的；有不可一世的，有自我陶醉的；有不懂装懂的……浏览微信圈的人，好比坐在监控室里，同时面对数十个录像屏静观其变。当然，所谓的“静观”基本都是相互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而真正厉害的角色，则是那种纯粹“静观”者，他永远在浏览、在观察，却永远不发一言。

微信圈里的众生相，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既然你进来了，就应该忍受它的所有。正如伏尔泰所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我尽管说了很多，但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该如何。我想，你可以选择不进这个“圈”，一旦进入你则无可选择。因此，对“圈友”的风格做派我们可以有喜好，但不可以有限制。不限制他人的根本目的，其实同样也为了他人限制不了我。

陆萍诗选

陆 萍

深层的碎裂尖利地呼啸着

忽刺里一阵旋风
心被什么东西抽空
魂飞魄散的日月
灵魂已经失重
深层的碎裂尖利地呼啸着
我痛成一个黑洞

石头封面

这是一个雨天的秋晚
风爽花黄，天高云淡
过去的已经过去
该来的终将会来
我在阳台上久久伫立
死水般的思绪投向寂寂远天
街景繁华但不灿烂
一切都井然有序
仿佛又回到昨天
可昨天不再，不再昨天
人说寒冬腊月的青菜
酥软可口，却不知
那是经一场严霜十番摧残
雷火打劫过的往事埋进黄土
只让一块石头在人世制成封面

让我的疼痛流出来流出来

让我的疼痛流出来流出来
一个个字里的情思又稠又浓
郁积的时日太久太久了
每一行都显得格外凝重
如果你不意间看到
请不要为我担忧为我怔忡
我密闭的心房已打开了门窗
一包包一箱箱正往外运送
感谢上苍在冥冥中赐我一套豪华家园
鼠标一点立马南北西东
『个人门户』里可以堆放我背不动的情感
『有只鸟』时时替我留下行踪
怀着感恩的心情我坐在长夜的露台
灵感在浓黑中稍纵即逝即逝稍纵
在这里我慢慢恢复了知觉
忽然有种解脱的快意释怀的轻松

在寒风中咀嚼着我

不意间置身如此情景
迎面冷风活生生发硬
街头繁华潮水般从眼角掠过
我蜷缩在他的后座，颠沛着车轮
其实我几次想下车『打的』
但无法拒绝他的盛情
他回过头说，别怕
抱紧我，你只要抱紧
当我感受到后背的温热
突然我泪水哗哗
止不住的泪水
泪流无声
一种漂泊感流浪感
在寒风里咀嚼着我
我明白我已孤身一人
前面不是红灯就是绿灯
朋友以他的方式写意友情
这是冬日下午一个即兴小插曲
繁华冷风抱紧悲情
我定神却神不守舍
我落笔却笔不成文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588号18楼 邮编：200433 电话总机：021-63212799 新闻采编部：021-63234015 传真：021-63210873 广告通联部：021-63218376 传真：021-63214176 定价(零售)1.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15400002号 本报电脑文印中心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